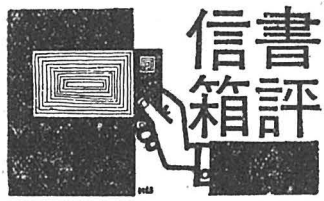
書評信箱



編者先生：

讀到林以亮先生的大文，對於他仔細推敲浦若斯特的譯音很佩服。

我原先也讀浦若斯特，在巴黎與人聊天時遭到人家糾正，我從來也未查過字典。

大概一九四六年，提到浦的是盛澄華君，盛譯了好多紀德的東西，難免提到 Proust，他均譯爲「普盧」。因法國文豪類似「普盧」音者居多，至少有三個大文豪是均可以譯成「普盧」的。但盛所提的是「往事追蹤錄」的普盧，那就不會是別人了。這個譯法余光中先生不可能不知道，他很留心四十年代的譯壇的。

讓林先生這一考證，我也胡塗了。打電話給我們學校的教授，他好像唸不出「斯」來，却有「特」。

大家如果弄清楚了，最好把盛澄華的譯法給改正一下，功，過，都不是我的。因爲我的法文程度只能在沙龍叫咖啡，說聲謝謝而已。

弟 陳之藩

編者先生：

每次讀過貴刊公正客觀的書評後，我都不禁叫好。

貴刊曾指出了許多「縮水」的譯作，但似未發覺竟有「膨脹」字數達原文一倍的書。

當代諷刺大師喬治歐威爾（Geroge Orwell）的成名代表作「百獸圖」（*Animal Farm*）只有薄薄的一百二十頁英文，却被耕雨先生譯成二百二十頁，約十三萬字的中譯本（黎明六十一年出版），經我仔細對照後，發覺譯者的想像力比作者還豐富，他的神來之筆使自己多創作出一百餘頁，約七萬字的中文情節出來，然而譯本的封面上還印著「耕雨譯」，爲什麼不告訴讀者是「『編』譯」的呢？

另外一本大林六十三年出的「動物農莊」，既沒有印出譯者的大名，却有譯者於民國三十六年在美國寫的序，大林爲什麼不印上譯者的名字呢？大林是怎樣取得該書的譯作出版權呢？這些都值得讀者去研究。

客觀地說，大林的譯本只有一百零七頁，約六萬字的中文，譯筆較爲正確，美中不足的是該書譯作太

久，有許多的名詞和現在不同。

民國四十六年正中書局亦曾翻過這本書，可惜該譯本已經絕版了，否則還可以拿來比較一下。

讀者 衛 華

編者先生：

七月間返臺，能與兄晤面，時間雖短，極爲快慰！兄等孜孜爲文化事業而努力，甚爲欽佩。貴社不惜巨資，出版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」，不但提高書刊水準，對作者尤多鼓勵。聞該選集，即將再版，玆將拙詩錯排部份奉告，如荷更正，則不勝感激：

第七十一頁標題，應爲「月夜散步」，並請在目錄中將「色」字亦改爲「夜」字。

第七十四頁：最後一行「片刻後……」應爲獨立一行，與前三句分開。

第八十頁：第一句及第二句之間，應空開，此爲兩段之故。

前贈大作，謝謝。書評書目如出版好書，盼能寄下以便郵購，國外寂寞，不吝賜教。

弟 夏菁 九月十日於薩爾瓦多

編者先生：

我在翻閱今年出版的各期書評書目時，發現六月版中一篇「書的歷程」談及「埃及的草紙書」一段，我對「草紙書」一詞有點疑問。據我所知這種生長在尼羅河流域的 papyrus 中文譯爲紙草，經製造後可做書寫工具，並非製成紙，其製造過程是：將莖部切成長條，排成所須寬度，其上覆橫排較短之莖條，相織而成再浸濕，捶打晒乾成片，事實上尚稱不上紙，我們爲了方便或稱紙草紙，好像不稱「草紙」。不知您以爲如何？

因在國外沒有機會閱讀書評書目，最近回來才把手邊可拿到的細細品嘗，提出這馬後炮問題請勿見怪

賴慧娜 十二月二十二日